



橫槎集卷之六

僊居吳時來惟脩甫撰

門人橫州陳元粲

陳禹卿

莫夢周

莫夢瑞輯

序

刻陳思王集

吳子讀陳思王喟焉以嘆俯焉以思授華亭令

杜君時芳刻之杜君曰何刻陳思王也吳子曰
建安一人焉讓而微文中子闡之矣雖然知植
莫如操操意不在植而何丕之不悟也曰操欲
立才以丕之才百不如植明甚何繇謂其意不
在植乎曰善哉植之遠疑去忌也不觀銅雀賦
乎當操之成銅雀令諸子賦以見志也植立就
有曰揚仁風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翼佐皇家
寧彼四方是意何婉而旨何深也建安諸臣即
賢者贊以高光之業疇復以此諷操者哉今夫
閭巷攻剽椎埋為姦富彼徒以自享已哉彼且
將以予其子設使為姦富子者其一不以為美
利而力沮其父其一則方略而共圖之其所得
寶玉金帛必予其方略而共圖者以是知操之
意必在丕不在植丕誤疑之也浸假而植有問
鼎意必將求當乎操之心欲求當乎操之心則
必不以賦詞植之以詞賦而不以軍旅也植之
不祲兄臂明甚故曰植之善遠疑去忌也然則
植於父兄之間亦難矣使丕而亦植則操為桓

文可無篡漢之謀曰植而讓則曷不為泰伯去而之荆蠻尚依依危疑之際且表欲建功吳蜀以自效乎曰泰伯不去則季歷不安泰伯之去為季歷也操既立丕丕又自欲立則植可無去既而炎祚已去如植何如植何載觀怨歌行托周公輔成王事以自見懷憤抱憂逆睹曹祚之難永又悲植之所遭不幸不如周公而心事未以昭也若植者免而幸矣植而不以詞賦不馳馬舞劍不遊仙雖欲免不能矣或曰為植柰何曰如植之前可以為泰伯而植不能為如植之後可以為周公而植不得為雖然如植竟一詞人耳又安能為泰伯周公也悲其志刻之

自得園四稿序

自得園四稿孰為之石湖吳先生稷也曷以四先是有初稿續稿三稿矣先生潛心理學祖伊洛宗白沙病世儒糜言語無益而顛事操行其論入門則津津喜談良知之說早年有志用世既舉進士出輔藩邦知不用遂謝歸築室里中

為終焉計其觸遇有感往往見吟咏間故稿多
詩吳子讀之嘆曰其斯以為有道之言乎夫道
盈天壤間粗之於鳥獸草木精之於道德政事
三百篇為詩之經與比賦不同要之本性情歸
禮義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辭有工不工道曷嘗
有二哉自嚴滄浪論詩謂有別才近方石謝氏
又集伊洛以來詩一帙為道學詩是詩與道學
判然二家膠之乎論矣詩不關理奚取於工必
直指道而後為道學詩則二雅為經而國風可
無刪必烝民物則方為知道而多識之訓吾夫
子亦何取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學之也某愧未
聞道尤不能詩偶遊先生之邦三年以來寇盜
侵尋無能朝夕請益間嘗叩先生一室斗大風
雨不蔽衣鷄履穿端居自適今年踰七十矣手
古人書隆寒盛暑不以輟蓋尚德若大雅整之
於身者先生其人歟其詩即景成意即意成詞
當其賦歸來而作也有採菊東籬意則類陶既
而處田里樂熙明有繫壤意則類邵若四稿流

離寇盜中擊事傷心不勝憂命悲窮之意則類
杜若格調渾融意趣平淡又純自類其為人雖
其詩不專主理亦不專咏物然而不謂有道之
言也奚謂余慚肉食不能靖艱乃俾先生樂道
自得之懷化為憤世憂時之詞余蓋忸怩甚雖
然嘗與先生論近世諸先進先生慕賀醫問憫
其不與理學名臣錄也特著正學編以章之夫
道有遇不遇醫問微先生將泯泯無傳耶先生
契醫問於隔世而余不能識先生於面炙然而
先生之學必傳於世有不係於譎劣者特為序
此亦竊附表章醫問之意云

燕都耆社冊序

茲嘉靖丙辰來將家大人就養於長安邸初至
簡出色邑羈思靡假宣暢會同年父南野馬翁
同舍郎父朴菴彭翁以家大人至也偕來相訪
因語都中故有著社事家大人忻欲徃從之游
因拜月峰宋翁月岩沈翁蕙坡馬翁竹軒何翁
於會所已而我津梁翁至已而半峰王翁又至

已而南湖朱翁自大同至先是朱翁為會長以
令子中丞遷也去之大同茲復來過與諸翁燕
別而歸焉與是會者凡八人會設于蘭齋鄭指
使第觴酒序行琴咏間作以壺以奕惟其所適
旬以為期月焉斯再小子來間嘗與諸兄弟奉
卮左右見夫衣冠偉然黃者白髮交映樽俎如
坐畫圖中蓋衍然以陶也則竊嘆曰會何容易
諸翁曰子何言之難也吾輩來茲久已得所遣
矣來於是進曰昨歲嘗薄遊雲間亦嘗迎致家

大人矣天狼威弧妖芒逼乎城內刁斗烽燧亂
象遍於域中不佞不辭堅銳間在行伍片餉之
間告急數至縱其時與諸翁遇欲為此飲能乎
然今日有是不可不謂之非際也聖天子之幸
大矣諸翁指屏幃謂小子來曰此皆往代行樂
人也今天下既安且治吾輩誠徼天子賜然何
以比於昔賢遊乎來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則就
而請曰此為竹林乎此為洛社乎由今觀之竹
林誠樂或嫌其涉於放君子虞明憂治無分廊

廟江湖則洛社諸賢豈其以樂自謂惟是諸翁
值熙辰敦世好不以盤遊節乃廢棄即懷憂端
而有諸兄弟以代之在諸兄弟不可以無憂在
諸翁不可以無樂然則是會也比之竹林不為
其放以方洛社而有子過之寧知後之繪圖不
有羨於諸翁哉諸翁曰信哉願君與吾子任其
憂吾與若翁居其樂來曰敢不與諸兄弟勉旃
於時相與繪像一軸各持以歸來敬以座中言
次第之為引

翺羽堂集

典謨載虞庭君臣其君咨臣臣對君不一二言
乃其效至於績凝事康萬代而下語治道之極
必曰虞庭西漢文章橫絕古今然而奏疏之外
無多稱焉豈不以其言出而著廟廊闕國體非
無因而漫作者耶載觀賈董應詔陳事上下數
千萬言無非動鑒幾微根極理要充其才可曰
王佐乃功效不少槩見抑又何也人之言曰投
百劄不如一見西漢雖累千萬言不如虞庭之

一吁咈舜之與五臣者未言而志意咸喻事將行而精神氣脉已流朝宁田野間朝從而奏無諱政夕出而行無旁議是故一出口而效興不崇朝而徧天下其機順也賈董一朝新進當上下間隔之勢伸其意其說不得不詳欲其君之格悟不得不累千萬言且不得不重之以危言激論夫冀其君之格悟而至於累千萬言而至於危言激論彼其心先已不孚於上又何或於上之不見信而徒托諸空言也然則士有懷仁義之心嘉唐虞之志必當稷契臯陶之地然後辭不費而效倍茲翮羽堂集乃章侯刻其伯祖大宗伯公乃尊大人太司空公族父給舍甦齋公乃兄道峰公各奏疏也總之謀王體斷國論言成文章為昭代董賈勿論已論其大者宴樂不忘規之以德於是有培養疏身為主臣拳拳乎以民力國用為已憂於是有分郊疏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學術可無疏乎國本未定宗社生靈所共憂也出講之疏其庸緩乎諸君子之進

也皆懷仁義之心而有加唐虞之慮者也豈其
得已而自試於領下之逆鱗以為名高哉夫亦
以國家優游寬大法家拂士得以舒意盡竭其
忠萬一吾言有行上以將順人主之美不亦立
一是以為世大防雖累千萬言雖濟之以危言
激論不自厭也賈山之言曰柔顏色以聽之猶
恐其不盡進說之難自古為然朝陽鳴鳳代幾
人哉乃章氏一門擅之題曰翹羽詎不然也大
宗伯乃嗣接今守南雄大司空嗣子即藹今守
太平皆有聲克世其家道峰之弟舉人曰述曰
适具抱并介則所以緝熙章氏之懿者方且振
振則願凡為章氏者子力追前烈踵而及之當
其時可以為稷契臯陶則以一言轉移俾三疏
之說悉見行事乃諸章君子未盡之意也

梧岡陳先生集序

梧岡陳先生集者今左轄吾師陳公所著也厥
嗣進士大科謀梓之謂來門下士盍序諸來小
子譾劣奚能以一詞贊哉竊嘗受教於先生矣

請述之以代僇校之役先生之為台州也寬柔
惠和故衆愛懷高誼上庶故士由興行嘗聚六
邑秀士講解正學書院士賴以成名者若干人
來與焉台南故多山水以其暇游泳其間游必
有倡和來時得諷先生詩顧其藉不盡具已酉
壬子兩得謁先生出其緒言數帙受而讀之蓋
平生應酬與寓台南安滄瀛諸稿咸在去而違
先生又六年戊午以貴陽紀行編寄之橫槎來
又受而讀之先生自齠年以著作鷹揚江淮間
既舍而學道非如脩文之文刻鏤以為工也造
端觸類無非本理明彰勸戒乃其旨高遠冲淡
若出山澤之癯其激者又悲歌慷慨若無所遇
於世有憤而發者先生歷敷中外豈非貴顯矣
所至和民造士有去思何澤弗究而若此何哉
先生有道人也有道故處已嘗淡雖軒裳圭組
而其心一無所縑嘗如枯槁山澤之士故癯有
道故志在天下國家其憂時悼俗自不能不怛
於懷而吐於辭者故憤先生每之官及歸途惟

三兩僕從持三兩破篋以行糲飯水飲有寒士
所不堪者為有以滿其心久而從之遊冷然如
冰之將釋夫君子洗心浴德以為質也淫者夸
服矜者夸辭史載韋應物居常鮮食寘欲焚香
掃地而坐澹如也其以部郎出為滁蘇二州刺
史及鹽鐵轉運江淮留守民用安樂其詩不斷
斷然露華標亦不大膾炙當時由後觀之高遠
淡雅舉非唐諸家所及何者文章政事本則器
度固殊暗而又章名曰君子之貞謂先生與章
曠千載而同調夫豈不然歟章年踰九十最稱
風流淡蕩其感懷憂端亦每每見篇什間是可
以論先生之志也今作者之籍益乎海內矣群
群然先聲後實不理質素辟之掬沆槌瀏非不
砢砢響也謂可行遠本之則無如之何既論先
生之文如此復為次其歷履曰先生維揚之通
州人名堯字 別號梧岡 自部郎出為台州南
安二府太守轉長蘆歷雲貴藩臬使若與韋同
官政然 國朝獎文章崇廉靜如先生當大柄

用盡發所蘊若起家以乙未進士今三十年矣
尚為廣西左轄云

屏塘詩稿序

余居橫雅與屏塘陸大夫暨其叔子贊游一日
訪吾友南寧携叔子同舟出其乃翁屏塘詩稿
一帙觀余愛其寄情幽遠寫物詳切且巧思竒
語運之平淡中每逢佳首信意批評仍與叔子
歌一遍因謂叔子曰子好禪尊君亦好禪與何
其多禪語也叔子曰子知夫詩有上乘禪亦知
夫禪有上乘詩乎余曰禪家不立文字不落能
所然三藏五車充塞域中即釋迦再起不能禁
何也哲士仁人懷理義而處全浩氣而游一調
嘯一呻吟可以被律呂通靈祇邈哉玄乎其性
命之流注乎是故志不虛設調有玄機而思無
邪一言禪門正法眼藏今之詩者此亦一上乘
禪彼亦一上乘禪投句脩聲不循情性翻滾前
人以為竒創假道梵音以為秀整詩乎詩乎有
相無神即工猶羊鹿車耳此有人焉棄教絕倫

入山脩用夫豈無所明而自謂了義功虧脩証
悟隔聲緣執其所謂空者一切空不知無所住
而生其心且將并其生心而絕滅之此詩家之
陽阿薤露也子寧上乘謂之乎然則為禪有道
漸頓雖殊正法無二乃叔子鶉然起曰吾謂先
生詩人也乃洞吾禪旨耶若吾翁詩何以比於
昔禪者流曰爾何曾比若翁詩為上乘然而篤
力精練乃所謂時勤拂拭去上乘不遠矣如平
蠻雅追出師頌丁未立春篇宿雨郊園生事動

短策耕罷坐烏皮百年道在還為貴六日春來
亦不遲綠綴隴雲翻麥斫紅窺檻水上花枝呼
兒進酒了節敘不用高盤菜似絲蓋情致幽遠
而護矩韋柳間者叔子起拜曰方吾翁命贊以
見先生也曰俟意到其索敘今願有請余曰毋
欲余敘耶亦無出斯所與語者大夫篤信好古
自幼迨老手不釋卷曾參二家返而歸儒於性
命之旨甚洽見芝田漫稿中其謝政雷州棲遲
橫浦築一屏一塘卻俗靜脩故其詩神情玄會

出之有本云

栢臺遙祝冊序

余曩蓋知程使君者未與之遊余友給舍張君每口使君不置二君皆浮梁人先後在諫垣余以是識於心云使君性恬靜以給事出補僉臬也十年所其為進士且二十年所問淹滯有如使君者乎竊嘗以世皆恬靜則天下無事恬靜之人不嗜進不戀寵利不由他道必能舉其職民可使弗擾今年余以罪編戎馴象見三軍忻附皆欲為君甘心一效其士庶則謂君之保安我不啻我自為謀而洞獠谿蠻帖帖不敢持弓矢禦人于道方域隱然為重於稽其故則所謂恬靜之效也粵之民歌誦君而不足會尊君秋潭翁七十壽辰則相與從君而祝君於官廨百姓祝於田里於時南寧守郭子應聘廖子士衡陳子介慮民之意遠莫能宣相與賦詩以寓於翁題曰栢臺遙祝又因陳子命序於來來曰魯是而秋潭翁有不悅使君之悅者未也悅則情

暢暢則休休則彌壽是粵之民悅使君而祝使君以其民之悅而祝謂之遙祝不在使君而在其民可以觀矣雖然祝則不為遙矣賢父兄幼而教之幸得一官朝夕必祝曰願兒長居善地也若境內安集民用以和雖隔萬里不亦賢於侍側乎若不得此於民群訾偶訕厥惟所生雖高位崇班迎致官所猶有餘媿焉今秋潭翁日壽日康樂遠以觀使君之成而使君之民祝翁於治之下遠以相翁之樂然則翁之壽無窮如其民之祝斷斷不易也仕而得民上分主憂又怡親志豈非人事一大快而使君幸得之余因以申其訓當官欲祝其親其道莫大且民欲以民祝其道莫先恬靜媿余束縛於此無可為祝吾翁手斯冊也蒸蒸乎汗及踵焉

刻武經七書序

建寧徐伯源甫以名司諫出觀察廣西備兵南寧詰武敷文事獄並飭一日問武經於諸衛使未有以應者則嘆曰粵西故用武地矧武經乃

武官所肄業廢武經不讀是廢業也何以應卒
於是發善本南寧繕刻先是徐君之令弋陽也
嘗刻武經輯略矣至是刻以語吳子吳子敘曰
來蓋少好多能凡百家傳註流教卜筮米鹽韜
略靡不雜陳而醜比之一不微其義則憤憤內
愧必求宣究旁暢而後已誠不自知其蓋寡要
罔功也既試理吳松值倭寇用兵於七書日常
在目則未常不嘆曰兵生道也君子而欲弭變
極亂胡可不知兵學士大夫駕言名教可樂無
道軍旅之事蓋亦知吾夫子所不學者懼佳兵
也兵不可佳其可廢諸夫易性命之書也於師
有專卦又且互見交發於諸卦諸爻中不一而足
已而贊之曰作易者其知盜乎隳三都卻夷俘
聲色不動而消變須臾將無為之地耶善談兵
莫深於易善用兵莫妙於孔子故曰我戰則勝
今觀七書雖窮情極變權譎雜出欲以蔽之不
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然則何惡於孫吳
蓋以君子之心用之則為福以小人之心用之

則為禍君子不佳兵變起而機運焉故為謀為
生道為福小人佳兵方且割所親以徇之又何
斬艾糜爛之是怖故為詐為死道為禍是故孫
吳君子不由也其道不可廢焉徐君英志雄略
志在當世之務其為弋陽能消橫峰三窰之變
今興安設縣則君之著業也其蒞粵西刷弊發
奸剪巨魁庶勾引諸夷悚息境內以晏假數年
其以兵可不用而是刻於諸武弁為典要於此
有奕人焉日夜按奕譜依其局面着數熟矣自
以為莫吾敵手矣亟出而與人奕我下子一一
依勢而彼家之著不應則呀然嗟焉兵家變態
萬端不師其意而惟圖譜之循猶之不知奕也
然則閱是書毋徒奕人之按奕譜哉

陸氏族譜序

士君子托身寓內曷嘗不有所事哉遠之胞天
下近則化一族胞天下勢不在我化一族非我
也而異人任哉由吾一身化吾一族由吾一族
化吾一鄉由吾一鄉化吾一邑積之而天下風

行響應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故士君子窮而在下有化天下之責收族是也收族之事曰立祠曰脩譜匪賢者莫由出走嘗謂為天地之子孫必使凡為天地之子孫皆如一家而后不負天地所以生我之意為祖宗之子孫必使凡為祖宗之子孫皆如一人而后不失祖宗所以生我之意是故服斬五世言有別也自祖宗視之皆子孫也親親仁民言有等也自天地視之皆子孫也盡天地皆子孫奚翅同姓盡祖宗皆子孫奚翅五服此道未易明於天下唯粵西夷民雜處世族鮮少五服之外不相聚甚有尊卑稱謂不繇行輩其孫或不識其大父名字者譜之不脩此莫為甚則嘗以語其人惜不以吾胞天下之說告之彼不認其族之人而吾告之以胞天下之道抑不知其所以不能收其族之人者不知吾所謂胞天下之說也誠通於吾所謂胞天下之道彼且將視塗之人不為踈又安敢以易其族之人適德慶守陸君舜臣聞余言

出其所脩家譜視余因喜曰粵西故無譜譜將由陸氏按譜陸自思聰者為嘉興人四世至椿代外父戍馴象世為橫州人椿生彥嵩彥嵩生堅中鄉試為滿城縣教諭堅生嘉鯉中鄉試為廣州教授即所謂月江先生也鯉之子六而舜臣即德慶君湯臣為茂州知州由是子姓漸蕃譜蓋不可以不作而作譜寔教諭公意也余聞一家作譜十家念祖將橫之凡為人子孫者化德慶君既有以收其族又因以化其鄉由橫以及嶺外余謂粵西故無譜將由陸氏未為不可譜於世系之外備將陸之有令德顯功者如漢大中吳大司馬父子唐宣公宋梭山象山放翁輩備書行事問之則曰不敢以祖宗子孫認他人祖宗直書某祖某派也顧吾陸必有自出以誼志之俾後子孫知誦法焉噫不亦善乎若月江先生有卓行在通志德慶君守德慶有去思今貧而家居足跡不及公門皆足作祖而又遑遑焉遠取前列如此則陸之子孫豈不有因而

興起以道德功業邁其前人以大陸氏之闕者
手余望焉余望焉

遊三巖冊序

三巖並在橫之東二十里許曰空同曰鳳凰曰
天窟根無連著相視有如鼎峙意造物故設之
以為一方觀美然初未有遊者遊自余與董子
始遊各有詩詩成人由以知三巖又由三巖詩
益以傳乃屏塘心江二陸公以詩來和屏塘公
之叔子曰贊舊稱為三巖道人至是自喜其得

密與二遊人遇亦以詩和於是呼為遊三巖詩
遊先空同次鳳凰次天窟具記中遊空同之日
指揮范君携蒸豚壺漿來將寔同是遊至是范
君彙所唱和詩為一冊既以紀三巖之可遊并
以志余輩之好遊云吳子敘曰知遊之遊寧知
不遊之遊乎遊市朝者愛市朝遊山林者愛山
林莫非遊也逃市朝必之山林逃山林必之市
朝寧知山林之為市朝乎何者有逃此有逐不
逐不逃逃山林者逐山林逃市朝者逐市朝山

林去之市朝遠矣其逐於遊一也善遊者遊而不遊不遊而遊吳子雅好遊既而知遊既而逐於遊既而不知遊既而知不遊之遊既而不知不遊之遊三巖之遊無乃逐矣適焉乎哉是故遊而不遊則雖遊而不為山林役古之人若韓退之朱元晦於衡山開雲衝雪之類或其近之不遊而遊則雖不遊而不為山林逃古之人有行之如胡邦衡過衡山不登或其近之雖然君子不能不遊遊而未嘗遊未嘗不遊而未嘗不遊惟務內遊者得之內遊而不知所以遊斯謂真遊余好遊又懼役於遊者因申告以此俾遊而又知所以不遊以進於吾之所謂真遊

南遊冊序

庚申之春二月海觀先生自松江遊南寧也於時松之學士大夫義先生之劬為能堅原漢之約也相與賦詩以贈先生先生既至南寧自夏徂秋凡五越月而言歸也於時南寧之學士大夫慕原漢之堅為能承先生志也又相與賦詩

以贈先生合兩者為詩凡若干首共一冊有長篇有短操有慨歌有切嘆或傷別或感物或揚熙時或章義方發情止禮制量宣備先生歸道橫槎為時來留信次辱先生手冊示之曰亦詩之來讀嘆曰為此詩者其佐於教乎夫六義之興敦倫理戀舊國所為教也出車懷歸杜欬嘆逝四牡采薇歌於燕饗之始遣戍之初君子曰人道是故主者采風謠而宣之是為詩兼葭考槃萋斐綿蠻碩人氓之不選隱顯貞濫至褻狎

語並列於風雅何者哀樂群怨不同同歸理性美刺異旨歸之示勸戒贊王化也后世詩諱繁於是逐臣棄婦之言不登於采風之籍摘字指訕而諷義遂亡人之言曰詩可以興莫賢乎已噫何嚴乎若欲加之則帝力何有何其誕元首叢脞何其激一則鼓腹於野一則賡歌於朝后之作者慎毋以諱害教哉是用言人人殊大都不怨不傷油然溫厚渢然可風蓋先生庭訓與原漢所利艱貞者本仁由義無少怨對悲憤意

故歌者不勞却顧易於成章或有教其子為諂者以丈夫志讓范母專之視此冊何如哉來自司理松吳習知先生有道而文宜與原漢進退兩榮今當宣先生之風代乘葦束錦之意獨念老父在家東望依依方欲執簡不覺其涕之零也又楚音越吟恐傷行者之聽則以不能謝之先生既解纜橫州於時橫之學士大夫州衛諸侯伯具酒饌戒舟出餞先生從流清江酒行樂甚客無別客主人有執觴而興者曰願先生益葆而天真以邵天年相謫君且觀其成又有執爵而興者曰願謫君益遊于逍遙以廣先生德先生頷小子曰君與吾兒傳策聽之毋以別戚我若吾兒傳策我初生時已為之蓬矢射四方示志矣今柰何戚別耶於是來從諸君後借主人觴拜手稽首颺言曰願

聖天子愈益仁壽宰相百執事以下愈益貞勤我輩與先生日遊黃虞之庭先生曰善其為我具載祝詞附冊中

粵老高翁挽歌冊序

挽歌何起生者於死者無以致其哀悼惻怛之情又戒不瞑故為之詞以緩死者欲令知化則薤露蒿里之篇是也死者自無以致其哀悼惻怛之情臨化自為挽歌以自緩以明安化則擬挽歌諸篇是也是故挽者緩也是則自挽歌肇陶處士生者挽死者本曰橫諸客則皆其情有繫心有寄未有與其人之耳目不相接素無彈劍杯酒之歡無因而起者然則可乎按禮有生之死之文夫既因生者而吊其死者而可然則因生者而挽其死者於又何疑茲挽歌冊橫鄉士大夫為廣州粵老高翁作也橫鄉士大夫於翁未有耳目之接及素有彈劍榼酒之歡也而其感若深於耳目之接與夫素有劍彈榼酒之歡翁令子士楠守橫州有善政民悅以懷則莫不願粵老翁日壽令太守得以久於橫今太守之奔翁故之以也則莫不戚戚謂不憇遺之老乃奪守以去也民有情不能歌述民之情而

歌鄉士大夫事也茲挽歌冊所由成也乃二陸大夫舜臣湯臣侯大尹嘉祐陳文學三謨謁序於遷人來來曰臨官不敬非孝也若太守彼所謂敬以成孝者非耶用能追諸其先君子有穀貽孫子若粵老其有穀者非耶用能貽諸其後按山海經增城番禺之山樹可百尋卑枝之蔭可千畝蓋所樹彌高所庇彌博也太守歸其奉先人息駕於之山俾執紼者一一歌之於是邦人來觀者可謂曰有子

逸壽冊序

州大夫陳君坦為橫州之明年壬戌某月日會其尊人少逸翁七十八之壽晨以遠莫能觴翁乃即治所望雲而祝於時諸寮及諸博士率其士若民悉從大夫祝吳子未面翁嘗從大夫而問翁之世為閩大家慕厥考逸翁之為人也藉其資不以自越居嘗以儉處已以禮與人詩書教子而積善以佐之雖富而嘗逸人固謂之少逸翁然則翁父子之有逸德也二世矣吳子舉

以問大夫曰公世脩逸德也願承逸教大夫曰
坦何知吾祖愛逸而逸吾父慕逸而亦逸亦幸
處山林不涉外榮我則碌碌塵滓愧其乃祖父
多矣吳子曰是何言與請問尊人能不嫁娶而
撫其家與不居積而世其業與不與人群而遊
於世與必嫁娶必居積必與人群斯不逸矣然
則山林之士亦不可以逸名也君奚山林之慕
耶苟得其所謂逸即市朝逸即居官蒞庶事逸
大夫曰乃所謂事也無事之逸時逸也非德逸

也吾聞之矣作德心逸日休人心本逸而慾役
之役於慾不嫁娶而擾擾不居積而僕僕不與
人群而勞勞誠作德終日嫁娶而嫁娶逸終日
居積而居積逸終日與人群而與人群逸予祖
父所謂逸其心者也吳子曰豈不然與然則大
夫居逸而不自知耶誠居官以德斯逸於官大
夫唯唯而去既及期乃諸寮及諸博士謀所為
壽翁於吳子吳子忻然語之曰子知翁之所自
為壽者乎人受天地長生之理以生所謂德也

不德之脩靈秀不具伐其天年作德斯逸逸斯
壽內經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今少逸翁世脩
逸德以傳其子若孫則不獨壽其身且壽其子
若孫是為壽莫如翁大夫又能奉翁逸德之教
以逸處民則不獨以身祝而且以一州之民祝
則祝翁莫如大夫吾聞三神山為諸仙會靈之
所間嘗有異人出現海濱海濱人遇之者得其
藥物可千年不老翁濱山人也償與遇否其以
余言質之彼其所謂藥物是耶非耶

贈陳節推膺獎序

古之良有司者十人而一人焉猶若無有今之
良有司者百人而一人猶若比肩豈古今人之
果不相及哉大抵論官者異耳官之為言觀也
使民觀其上以準焉者也古者為民擇官以道
約民故其治若揆木然面其高卑曲直而造就
之約之于準而止是故上無可紀之績民無難
治之稱上下相安以成其躋名後世以官治民
於是民之情不盡槩於其上猶之曲桷直輪非

大斧鑿其勢不能是官與民交相勝一不勝其情必至於懟且詬故上有黷吏下有敝民上下交相勝以成此不韙之名噫民之倚藉有司同其父母廼交相勝以至於懟且詬豈誠設官意哉夫民至下也辟則水也今夫水風而文生磯而響應巉岩巨石舐其前砰砰磕磕聲若戰鼓聞於百里之外民如之何不然故民志不一使之擇官必赴其愛我者其議人千百人若一口何者利害切身故也是故觀政察吏莫辨於民矣區區抱此褊語雖其涉世未久其臨民每恤此議人者之情其所論人亦間採此議人之口一自謫來遣之胸臆久矣然所過郡縣凡幾我雖置彼不問而街談巷議有突然入於耳者若我陳侯其百人而一者非耶陳侯明而篤動而易見其下攝橫事也以防弊補偏育小民為主賦而調其緩急刑而濟以哀矜所謂相安以成韙名者居無何部使龔公馳檄來獎其所獎語不出余之所覩而侯被獎則以其理南寧不以

其攝橫州也令部使者及見今之治橫不知何
以處侯檄既至於是沈子忠輩就余曰我輩謫
來侯私我禮我我誼不及門盍介一言以往余
曰唯唯否否方慮無假以見我意將從子之謀
達民之公而以荅吾私宜無不可者雖然侯未
嘗私我我亦焉能以私荅侯侯之禮我非私我
也後之論世者必知之我之非私於侯也掠諸
其民之口也今之觀風者必知之顧侯之政不
可無述因不辭而書夫亦欲凡官者以道寬民
毋乘人而鬪其勝或由吾言而論官者不偏視
治人者之能而忽議人之口則舉一勸百所謂
十人而一者庶幾及見之則余之言不為徒而
侯之及亦廣矣

贈通判廖君歸瓊序

若廖君其獨行士哉初余之至橫君馳而勞之
既又得其所為古文獎賞之見謂與人言依於
忠孝言不失也時余未會君則以其言致之友
人董子董子曰人也庶而勤明而察其胸中甚

富婁直不阿蓋慷慨慕義長者未嘗不私慨之
今載大計群吏乃以不及改調當君茲其故余
不能知矣嗟乎獨行難合自古為然又安以君
疑哉君聞報拂衣而歸亦不赴調道橫見余為
余留三宿執臂論心言津津有味也余謂其意
之也則解之曰君歸矣為海上陶公矣君曰吾
安敢望陶公雖然亦不欲比陶公嘗令德化入
陶公故里修其祠若墓想見其人未嘗不悲其
所為樂者乃寄其憂之大者也彼其所當何時
豈不欲出而樹勲決策以報世恩紹祖烈事勢
蹙迫官止一縣令其所居地與所與人無足以
有為於是歌歸去以付之無可柰何其詩無非
抱憂懷憤托之和平以解其至不平之氣是故
陶詩當與楚騷並觀浩歌深於痛哭則陶詩是
也我輩幸際 清朝得從吾志於長林豐草間
諸公卿濟濟為 朝廷分理內外事我無嘆世
悼俗之感得以專其樂是陶有憂而無樂我有
樂而無憂子何曾比余陶公也余應之曰善哉

唐之能自寬也一進一退誼難兩兼初君之奉法不阿也豈嘗不慮其終之有今日哉則將曰與吾卑疵穢趨以為寵利也不如徇吾之法是有必去之心而後有不阿之操也蓋以退為其進者也今君之果於去也又豈不慮悔吝之有後日哉必將曰與吾倒行而逆施之也不如去之為快是有綽裕之見而後有必去之心也蓋以進為其退者也以退為進進乃正以進為退退乃適斯吾友所稱廖君之為人哉於戲進退大矣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吊今之君子一日不可無權五斗雖微眷戀顧惜疇忍棄置有所誣於前猶冀有所伸於後嘆卑嗟老卒於行而莫悔有如介焉一朝長往庶其林下一人哉斯吾友所稱廖君之為人哉別之日君欲持吾言以明諸鄉郡寮張君陳君屬長吏博士各以其意來請人才難得余適念之又所語陶公更善喻也因述之以為行李亦見余與廖君之得以順適者蓋不可不知所自云

送党汝承同知歸錫山序

汝承党君於蹇同年稱兄也同知思恩凡三載
夷俗新至官必用贄贄以金帛党君戒不入謂
金帛者夷之謬恭而以掣肘我者也其俗有訟
亡詞不受鞭撻不受理解亦以金帛從事党君
為理之理洵直不以嫌納洵不理不以嫌脫即
冒衆疑忤上意惟執其理為之不虞其殆大將
軍有征伐必遣其所私官奉令旗令牌徵兵峒
官峒官玩大將軍不甚以為嚴出兵不如期大

將軍則誰何峒官法必噍讓旗牌官以飾時人
之耳目而旗牌官居竒於所過有司有司或不
順意則指東道館穀扉履之不時以自為解又
不然佯譽之而陰媒孽之凡此類党君明知之
而故裁之不以為恙也大抵党君腸胃踈豁不
飭笑貌其初為鍾祥也以得罪鍾祥巨室故茲
秉心矯節甚於鍾祥亦以此得思恩人心云然
則何以去吁嗟鍾祥巨室啣君既不置而當事
又不察君所以致讒之由於去君何難也史有

之善事上官毋失名譽信斯言也雖然古之事
上官也易今之事上官也難何以故古之上之
所求乎下也以為民也下之求獲乎上也以得
民為道也故易今則異然矣然則從政者不以
澶忍而欲免於斯之時也難矣党君過橫槎蹇
見之江許將寬之先為之致賀詞党君艱然曰
吾聞失位稱唁不仕稱吊子顧賀我為蹇曰疇
能予奪君耶疇令君不澶忍於時耶初君之執
也誠不自謂少澶忍即可自容歟在君必不泰
矣則今之去也寔自為之夫仕行志志行曰達
志直曰伸不二其志曰貞行君之志而又能安
於位是柳下可免三黜也必不得也且君嘗欲
靜一流競振玄邈之風茲行固如巨鱗之赴廣
淵晨風之翔深林豈不綽綽然哉予又惡乎以
君之自為快者為君戚乎故不以言而以賀於
時放舟送之烏蠻灘上灘故巨石亂出橫亘水
中昔人所稱絕險地時天風怒號波嘯如鬪飛
沫蓬蓬然如雨雹下乃党君指余而嘆曰水無

聲為物至平柰何惱人如此蹇漫應之曰水之道平石之道險君不見灘上之廟食者非馬伏波將軍乎當其駕樓船鏢銅柱威振南交聲施至今何其赫也蕙苾一入幾不能撫有其室家安知人心有不為灘水乎余謬矣將以為今之從政也難由此觀之蓋自古然矣是故哲於理者不以性徇名通於機者不以故蔑命非貴其薄之也蓋有運存焉是故君子莫宜任運

送王總兵赴廣西序

王公由潯梧叅將被命總兵廣西衛指揮范子儒王子祖堯德公謀所以重公行者乃徵言於吳子吳子遷人也諱言文即不諱烏足為公重固辭之不得非余文彼若不能報之於公者公守潯梧十二年久矣若屬而手足之若士卒而子弟之潯故獠獯叛服不常如斷籐其最者自公莅鎮十二年間未敢恣焉以逞為道路憂其行兵所過不犯有山都督雲之風焉折節下士凡軍中有一長即錄不問醫卜方術悉致幕

下樂為公用有韓都督觀之風焉以故聞公之
去或歌或泣即令為公致死力宜無不可者夫
為將莫先得死士不如得死長得一死長可將
萬人何者其倡彌尊其統彌衆也以公能結士
士亦依依於公俾由之以鑲胄先登所謂臂指
之勢不可觀耶公曾過橫視余余不荅不為怪
也重且飲余海棠亭中余舉韓都督訪胡純事
以謝公曰胡尚耳况不為胡者乎余曰韓尚耳
况不為韓者乎公雅好文字每口秦少游嗟嘆

之余曰此楊氏所謂壯夫不為也當兩軍對壁
呼吸一生死眴眴一成敗能賦一詩以退乎因
問公以猺獠狀公備為陳之大略國家威德鞭
撻四夷奚有於谿洞獠人扒顧寇不在大負固
則難櫻彼穴居而露寢出十餘人遂足以擾我
村落震我郊邑以禽制則無備以窮追則無援
舍之不問則加甚於無懲聲言致討則移害於
調兵動動經歲暴師露衆纒布陳而以聽撫為
詞不聽則見以為好殺聽之則深墮其計居無

幾何其背叛猶故也是彼以其逸而疲我也調兵之敝尤異焉以夷制夷權法也可暫不可數暫則樂於赴闕而事成數則苦於奔命而威洩至而用之來者猶可調至而不用再調而不至彼以兵自恃則亦以蠻人自重豈其不度而剪此朝食乎必何如而後可狼子野心不易為我淵彼豈不自相攻殺兼併哉吾惟視盜釋其小者以責有司其屢叛屢撫而卒叛者征之量盜之多寡強弱先調一司責以成績績不成降罰

而去之別調一司績成即請立為土巡檢等官守其地則成者得賞為榮又以耻其不成者於時各司爭為必勝如此或可半濟余曰誠哉言矣即如公言而安靜不如公結士不如公度可半濟不今朝命進公得無意哉且將小犯小創大犯大征如公之策惟公為之當收全勝亡獨半濟也公曰試為之既罷飲徒起肆眚江流余慨然有遠遊之想公亦為歌秋水篇余意公將而文也乃其玄機若有異焉昔黃石葛洪本羽

衣士閉口不談世事及其決機軍旅能定大捷
於立談間公豈其人耶

邵大夫會和膺獎序

會和邵大夫者少嘗以能文章聞於吳越既膺
鄉薦署教桐城以造士聞既又為安丘以近民
聞乃者守上思州州故思明隸疆弘治始改流
官者君為之調課息訟民用不擾朞月有聲上
官餘其才適橫守高大夫宅憂去於時移大夫
來攝司諫張公監察顧公交馳而獎之詞曰恬

靜之心平易之政師範素聞賢聲充播於治縣

官常益勵新政復著於作州益數桐城安丘之
績而大夫之名實取重當世不特蒞粵然已不
知大夫之能以平收人譽也平豈易易哉不佞
嘗喻政於水矣水平則不注政平斯安集古之
人曰平其心曰平其政曰天下平平之時義大
矣哉先是高君之去橫也民為之涕泣而垂且
私相告曰好官難得則何嘗不慮繼者之不如
乎既邵君至約已寬民如高最至則又私相告

曰蜀不為真州君二大夫於橫惠人哉大夫問過余問曰治上思孰與安丘易大夫曰安丘治也即上思何以異安丘土官家雖無常賦然民間不得有斗粟之儲有則以事掠之不盡不止孰與華人賦輕也土人雖無常刑事至有死而已孰與華人法輕也臨之以土官爭地則讐其隣爭位則讐其族糜爛其民莫有收卹孰與華人相安於不爭也惟是其土官籍先世之業君長其上又饗其利豈其不愛一旦捐其所自為

威福長子孫者於中國而為其土人求安樂哉故知嚮慕中國夷民猶華民也其敢於作難非夷民乃土官也吾而平吾政即純夷可以招致若以苛政驅之即安丘吾仇也何以責之新附之蠻衆哉故吾治上思一以安丘治之余聽之曰無以異於兩州之戴大夫也其政平矣大夫外巽順而中耿介與人無煦煦顏色而腸胃洞豁為政不事鷹擊而賢愚咸安書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姬聖豈欺我哉判州刑子羅子學政

蕭子秦子經慕徐子介諸生施信輩丐余言以
進余養疴經歲悟平之可以處心也又因邵大
夫驗平之可以行於蠻書之

贈諸生赴秋試序

橫諸生將赴辛酉秋試辭吳子吳子曰諸生行矣
知所以處乎必有舉也何以處舉乎必有不舉也
則何以處不舉乎夫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
能信子說是以不舉為說者也樂正子仕於魯孟
子喜而不寐是以舉為悅者也舉與不舉異矣二夫

子之喜悅若是曷故焉必以舉喜則所舉者曷
以必以下舉喜則所不舉者曷以今榮一級進
一階終身稱之曰某貴人某達官彼亦我貴我
達矣夫孔子為魯司寇孟子為齊卿相非不貴
達矣而謂窮終其身何耶是故大官大爵君子
欲之非徒以貴崇其身富厚其家耀觀聽饒口
體爾也必將有以也今夫望遠者必登高丘既
登高丘乃棄其所為遠者不望徒曰我高丘盍
亦反其初哉道誠達雖糟糠蓬蓽君子不以為

窮何哉道達也道誠不達雖冠裳軒冕君子不以為達何哉道窮也夫然後知孟子之喜與夫子之悅蓋同情焉試今諸生舉矣將為有以達乎則且有以告我若佔佔與世沉浮圖高貴其身富厚其家耀觀聽饒口體以為我貴我達無論一舉即卿相吾何喜悅焉即未必舉矣退而求進於道日就月將升堂而入室即隱約終身吾何得不喜悅焉不見夫人有明珠乎售固喜即不售其藏于韞櫝中美自在也雖然舉而不達且以為不肖不如其不舉窮而不肖不肖止其軀達而不肖不肖將及人諸生其知所以處舉乎而後可以舉舉亦達不舉亦達舉亦達達諸人不舉亦達達諸天雖然知所以處不舉而後可舉所望於諸生誠大且遠哉勉乎哉

贈姚侯序

吳生萬橫槎之三載慕陶弘景樓樓闢土室兀坐其中間或鼓琴一曲已久不涉人世事甚適已一日其妻之父幕峰丈人自仙居來視吳生

語鄉井經寇后彫落流亡狀吁嗟不欲聞之既
為述令尹姚侯初政乃邑父老願得吳生言以
堅之顧與姚侯未有宿覲繪西子於壁非不倩
然美人也令西子視之且將反顧失色拂然嗔
起何者精神不可以意而通笑貌不可目類而
卜為貌洵美非真西子也未幾家太人書來亦
語文事乃丈人督吳生更力生何吝於言夫廢
父若師之命不可謂順沒邦大夫之美不著不
可謂文文不畀遠不佐於理不可謂弘生慕弘

景乎其不下樓高矣至於梁武論便宜啓答如
流一言而苟濟於人君子不廢也吳生曰何鄉
父老之勲於姚侯若是曰姚侯甚智若是足乎
曰姚侯甚敏若是足乎曰姚侯甚惠蒞未踰月
其大較若是吾衆歸心焉蓋將雲霓望也吳生
曰三美得一可大若烹鮮况其具乎復何取於
生言一綆之水注而之漢渺莫益矣無已則有
一焉挽奸剔蠹不有知也則竅弗抵補偏削繁
不有敏也則鉉不銳解懸極溺育小民不有惠

也則仁不敷然而真心要焉真心不在民表不
孚衷終不謀初直且勃谿而智焉直且自好而
敏焉直且寄治而惠焉彼非不駭於世聽也然
而鮮及民矣真心在民則能恤癘能恤瘼則賦
取藝賦取藝則真惠布故曰既雕既琢復歸於
朴任其疆梁如其曲傳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今
海上靡寧困方為極當官者卒湍而筌聲利赫
然爭出其長以觀於衆之耳目未有以真心行
之如吳生所云者姚侯郢人也郢水出蟠岷經
三峽會歸於漢其生人多倜儻敏辨而膚大請
以問於姚侯將為峽水乎將為漢水乎水不由
三峽則無以出其竒宛轉而包萬山懸流而瀉
千里時遇衝波逆折噴為飛沫與日光霞綺上
下暉煥竒矣然而龜鼉魚鼈所不遊也不澤物
矣是故澤物莫大於漢水故曰漢水無聲蓋平
也是故君子比政於水而峽水不與焉

封太安人郭母六十序

有莆郭侯應聘以戶郎出守廣之南寧踰年政

事飭若以母太安人在家望雲步月彌懷不置
已未奉太安人來養于官粵昔尊人凝齋公以
鄉薦士訓導靈川既擢判太平安人與俱郭侯
生於寧其從官廣右也方若干歲太平與南寧
為鄰封嘗過道焉太安人撫郭侯教之成進士
官二千石傑然守舊遊地其迎養而來也山川
險夷疇昔所之太安人憑軾而觀或躍然以喜
或戚然以思得無感乎郭侯以太安人在養入
則奉襟裾益承于歡出而訪問閭益勤于恤越

庚申六月三載績成考於上官以最書隨於七
月十日乃舉震男又越月之幾日為郭侯誕辰
時蹇訪友朗寧乃州邑長邵子某歐子某某暨
諸博士子懷公之德無以著情也又三悅並臻
不可無述欲侷余言以徃余辭之曰侯方強仕
稱壽曷即文生子未之前聞也乃諸君子固請
之其為說有二為長官者曰僕非敢為媚也郭
侯溫良而介內敏而善御衆不趨時好而取世
資廉靜以自居而督吾輩于成媻挽穴蠹枝解

葉貫是以吾輩莫敢肆以罔其民獲有譽凡為
侯民皆睢睢盱盱竦身而載視聽則莫不願侯
壽且多男子夫是以民心祝也為博士者曰郭
侯見邕僻陋欲誘進之乃選六邑茂士躬自飭
厲又為之延師儒省已用度食于官于時六邑
之士蒸蒸然日有成章吾學官賴無失業凡為
諸士子者靡不願侯壽且多男子夫是以諸士
心祝也蹇應之曰郭侯之得人如是哉夫官誠
善政則祝頌歸之其然其然則為民父母者安

可無祝頌之口耶因以達於郭侯侯曰余於何
有皆吾母氏訓也初母以吾未有嗣續也日抱
隱憂則朝夕戒之有曰二從皆貴無愆于德而
孫謀未就得無當官者濶于門之積耶用是不
敢不惕于官令而幸得此為慰母氏心也吾業
戒外弊不入請改圖之蹇聞其言曰斯有四美
焉太安人以郭侯得子為心者也故其訓在廣
積知本也郭侯以南寧士民為子者也故其務
在和民率職也諸君子賀公而以其士民之祝

善達情也蓋不虛美也太守承譽而本其所自
善處譽也蓋永孝思也四者著一焉詩之宜文
之宜遂書之以壽太安人太安人年六十九月
二十四日寔維設悅之期

橫槎集卷之七

僊居吳時來惟脩甫撰

門人橫州王傑

唐璠

王之化

黃學曾輯

記

雲陽夜別記

閏七月二十一日夜泊雲陽先辣子樹道上張

子遭乃甥王之變至是太安人思歸迫甚遂決
意宵征率然就吳子董子曰已不能依依二兄
矣吳子曰果哉別矣初與兄將別於大江將別
於彭蠡而皆不果茲議謁嶽麓登石鼓一尋開
雲霽雪故處相與窮覽形勝極命山川追吊往
事以畢五岳夢寐之一而今別矣彼蘄乎別而
不別不蘄乎別而別古人以聚散比沆梗浮萍
不知其湊泊於何處則夫消息生死之理吾又
安知其不如此云也董子曰語云別方未定別

理千名豈不信然初子儀舍大江舍彭蠡紆道
而來也以二人也而二人舍庾嶺取永新間道
而來以子儀也夫既有所為而別吾能知有所
為之理道不能必其不可蘄之路跋於是呼燭
就鱸壺酒敘別明月漸吐白露如珠相與賦詩
見志張子賦江樹夕陽五章吳子賦執手雲陽
三章董子賦五章賦就輒歌歌殘復飲仰視明
月已在半天三人者雖破涕為歡勉相勸酬然
而山側水濱鴈吟葉落一去異地詎相見期割

慈分手仍復躊躇已不覺黯然其銷魂也又倣
古人分衣之義各有贈張子贈吳子董子以廣
葛各一吳子贈張子以一土紬董子以一吳絹
二家室人夜不能登張太安人舟則各以其所
績為別張子曰無復以益我董子曰合以迹迹
離即散合以道無離無合張子曰如其合也須
今夜之言以復若猶未湏今夜之言以識吳子
曰別不別合不合何嘗惟初心矢不離此道矢
不間斷古人困而進德者多矣吾輩又何難於
此別蓋聞處困莫辨於易吾將以卒業焉張子
見吳子為學易之說因而曰且需一宿其齋戒
著之而後行於是各就舟明日夙興就迎恩館
焚香告天而筮得震之豐噫易示之矣敢不勉

旃遂別

遊石鼓記

志意與事何相違而山川與人何不相遭三人
之同道南征也無日不語衡嶽之遊已張子從
茶陵別去猶得與董子偕七月二十六日次廬

家步監押官未至因放舟下衡山起登縣城而
下覓堦輿明發促董子適大風董子以体不克
任辭我遂遣去與人定計南趨已而董子倏與
周山人謀必往余止之董子曰結意半年過去
恐成追憶益吾病余曰有是哉子之僻也余每
適莫遊耳然以原漢去尚欲與俱計二家眷屬
漂泊水湄即去亦不灑落於是讓原漢獨行余
往謁嶽廟薄暮領二舟趨衡州又明日抵新塘
驛斜陽蒼浦照映水中不覺懷人之感因題詩

土墻止泊焉又明日抵城見兩水合流翼然有
亭乃停舟其下從後而升是為合江亭也進而
一室北向居韓昌黎像拜之又進而一室南向
居朱晦菴張南軒黃勉齋程允夫像拜之又進
而前為講堂其門榜石鼓書院四字有山前峙
鬱然秀美問之為迴鴈峰也余意二勝在衡嶽
上不知其在此自喜曰即未登嶽猶幸得覽二
勝倘祥其上摩石鼓字皆古篆榴文且模糊難
解蹋一紙以歸欲尋彌明道士者聯句又無其

人明日復來適二郡公辟人來余避之將事者
問余姓知其訪我也見之為南溟劉君山西郭
君余曰我輩為流人甚約二君何以見辱乃分
道習齋程公相俟已久今有沅州之役也命下
官曰為我勞苦諸君敢以致於執事其遺我二
葛一書余拜之夫程公與我無宿逅其長者哉
其書則石鼓誌也啓而觀之因知朱張遊嶽時
未底石鼓想其風崇祀之然則君子何弗自樹
哉余曾識郭君於吳中因道違濶郭君莊然謝
不敏余曰寧我與君乎人生聚散飄如風梗往
徃若記若忘若此者何多乃君之天也君子任
天不任人吾方有事於忘君乃謝其所善忘耶
少選二君起別郭君贈我以嶽誌入之送之門
返而登樓細檢圖經從遠觀之列幃連雲層巒
入漢無勞登嶽而身聳祝融之上七十二峰在
矚矚間者有僧自衡嶽下領略麤舉因與之語
絕嶺詭謂之曰嶽大乎已入吾眼中僧曰眼勞
嶽不勞談話及暮明日為八月一日董子下自

嶽又與同往因指嶽山而問遊事董子曰連日風作晴靄迷漫不能縱吾視力不能走絕嶺至半山俯視遠近諸峰若丘垤然有道士語余以夢勸勿亟若當與兄再來者以故中止余曰未必衡嶽於我無遭或者不欲忽漫遊耳適監押官至促余前征余謂原漢曰昨謂兄僻不自知吾僻余於石鼓蓋三日往也尚不能舍去乃欲委遽為嶽遊耶原漢謂余不可無記因書之默以致此於嶽異日其招我焉

遊朝陽岩記

八月七日艤舟湘口明日起視驛旁有竹數畝余知原漢當往乃先造竹所坐久之有驛卒係衡山衲子人傳其有先知術董子意余當得之乃覘之而來笑曰兄先我得此竹我先兄得此僧麤扣之不解義學謬以小數妄禍福人間行散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是以被譴停午監押官自未來阻余舟且勿亟余與董子移舟零陵步自北門登城周視問所謂法華寺已不可得

乃循真武閣投高山寺循府縣學經梓桐觀西
行渡瀟水吊愚溪彘十賢祠東從偏窄岩腰而
入為朝陽岩有洞朗廠如夏屋下瞰瀟江澄潭
泓澈中有曲水命僕夫汲水流觴稍稍盡歡而
去明日撐舟又往不覺日暮月光忽透與波上
下水光照人山色益親家人具饘粥先後至洞
中磴道折旋穿岩背上十賢祠之空地披草班
荆對月共嚼之恠石參差如蹲如伏跳踞其上
歌聲自發砧杵與鼓鍾隔水相聞而余喉益鼓
夜深順流放歌下湘口音雖不徹神茲以暢又
明日又來從午入夜是夜月色益鮮新瀟水益
連漪天光人性益復相入余兩家室人局躋小
舟為月滋久茲得起步灘上共對月色以當中
秋亦以見宇宙之寬秋氣之爽如劃積陰而坐
青天也流連瀟水凡三日夜昔柳子厚謫永遂
為永山水主人其言至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醉則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余嘗味乎
其言竊疑子厚未必真能得之由今則遂谷高

丘信足怡悅山林之士徃徃老死寂寞之鄉而不返彼非誠沉溺夫自有以自適也自余入永新歷茶陵至衡永山水與秋色轉轉相宜游衍其間豁然有周流六虛之意此或其素衷信有合歟則不知子厚所同趣者亦如我二人其所謂意極果從自得抑取助山川之間歟

烏蠻灘夢記

余於癸卯赴秋試將發前一夕夢一老人深衣幅巾策杖自里丞相橋而北提杖喝曰若何不拜我而祖也來前而端拱拜起畢老人曰賈誼傳不可不讀來作強對色且云這書那有不讀老人曰若曾面識其人乎來曰願識之顧其人安在老人不應策杖去如飛來隨之忽然不知何地所歷皆窮谷大川危巒絕塹其間險阻崎嶇盤桓攀涉皆非素所曾至地久之至一紅廟前指來拜曰此馬王廟也余驚寤夢若無可曉夙起語族父鸞峰先生先生曰祖告若矣今年題當有賈董事抑或霍光傳不可不讀意耶久

而無徵余亦置不留意中今秋過長沙經衡永入桂林下府江渡左江諸瀧每至一處動如已至有疑於心不可憶記及投烏蠻灘謁馬伏波廟勃然大寤忽焉淚零夢中所謂馬王廟峭石驚磯浮烟飛沫光景滿眼依如昨遊余茲行以為咎由自執也由夢已定於十六年之前余祖於出試之初預告之矣豈非命耶馬伏波廟遍嶺外而烏蠻其著者是來至橫之徵也所指賈誼豈昨經長沙之徵抑不善處窮謂用為戒耶謹述之以自礪并以告夫後之君子庶其安命易示知險知阻險阻疇能倖而免哉知險阻不為所遷有命存焉矣

遊北山記

余於戊午之九月二十日解纜橫江入戍舍竊慕忠州息交絕遊為得波臣體猶以四境風檠不可不領略從而穩臥焉一日故高州同知陸君舜臣與指揮使王君祖堯者提茶盒約余過北山也北山離城里許四山不相聯下自鉢山

斷而突起以作州治寔來脈云厥形似凡故州人呼為托山山前有池塘四其東為龍母池深廣較勝即山有寺曰柏林寺寺故梁時所建山門方丈墻垣皆毀壞無存唯大殿一層在榛莽中其西兩角已頽敗將傾風雨不蔽兩壁藏頓故櫺如積時金風颭颭泉溜水落唯寺前有大松二十餘株離離立立粗足寄輿有僧設榻寺之南牖下棲止者五年問其先從青城山來余怪之曰若不怖臭穢乎曰臭由腦髓腑藏今不聞也若不怖魔乎曰心中無魔魔安從也曰有如猛虎啣而頭毒蛇盤爾腹何以制之曰吾已摩虎額將蛇鱗者屢屢罔不馴也曰不怖盜乎曰盜利財無財奚而畏也曰此地何如青城山乎曰心無高下青城山即此地是因謂陸大夫曰僧有道哉賦一律予以錢百而去是夜指揮故為詭怪諸可駭懼狀以試僧僧不動已聞人聲則漫語曰汝利吾錢乎香爐上第拾去明日三人又往予以飯盡一鉢舉所携肉食十器并

骨盡啖之曰若不戒暈乎曰以不受心食之與
與戒等食生肉乎曰可曰何不火食乎曰腹中
真火奚翹肉也嘗不食者淡旬不餒曰藉何而
飽曰朝有丹霞夕有甘露曰若何道可以教我
乎則譚曰汝已得道我無可說再三扣之不出
一語欲留致之亦不可留居有頃余下捷僧亦
去越庚申之四月外舅尹翁從家來出往寺中
納涼予謀之衛諸侯悉所藏檟掩埋之稍洒掃
可居坐無幾何僧復至余前而合掌恭敬作禮
扣之曰仁者有意哉幸教我竟不一語予之肉
不食予之錢不受予之衣衣之明日以予丐者
余曰仁者卒無以教我哉我聞之經有云凡見
此土丘陵坑坎砂礫諸山穢惡充滿者皆緣心
有高下不依佛慧故依佛智慧則能見此土清
淨者即不語其啓余良多因述而記之

遊鉢山記

余從己未之元夜下捷寡出久雨霰霑彌二月
無一日晴幽情滯思悒然有苦瘴意春將暮雨

忽霽思出郊以散朗于時邀陸山人與偕由北
門眺龍母之池雲翳乍開日光下射如長足著
於地山人因語龍母池故事指龍母廟即鉢山
之巔余勃然便欲乘輿而往揮使范君有善走
馬余借乘之又借其一以畀山人戲之曰若山
人宜具三健柰何用馬為曰陪奉他人不得不
尔掠北山而過沿路旁有三石如龜亦如螺如
蟬伏於水田中山人曰是州城之落脉起伏處
進而之山麓有亭呼為宰牲亭山腰名半山亭
稍止憇焉進而山嶺一廟即龍母廟其說見於
州志也山員如鉢故名鉢山下視水田漠漠縱
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雨後萬形入眼色色新
鮮遠矚海天浩無津界因誦柳子山腹雨晴添
象跡潭心日煖長蛟涎真境語也山人曰柳子
渠詎詩人云乎兼通禪義如無姓大鑒禪師諸
碑記尋常人庸易道得余曰八才子豈尋常人
哉其初以燥動踣仆卒之流離百死皆有以自
見盖其中必有以焉困固能進人也歟山人指

震龍山曰柳州即其下中間為僚獍雜處道不可由亦不可一朝而居也又指烏蠻灘曰奇男子哉余笑曰子誠橫人也知伏波將軍而已矣豈其蓬累中希為豪士舉歟子癡矣余將歸而偃息祛練更求峰嶺與子覽於無何有之鄉下山東望一山突起如半塔然四面玲瓏策馬過其下無梯可登望之而去村人曰即鷄籠山是已

登高嶺記

循西城之高阜曰高嶺即迴廊而有亭突起者故秦少游讀書臺也嶺下有小巷讀書菴也或曰少游蓋嘗寓居於此江頭海棠亭則所游息又以海棠一詞而著已未夏五余與陸山人由西門登城尋高嶺肆眺望山人曰少游之被譴佛書之以其卒得力亦佛書之以余應之曰少游入元祐黨被督過即不以佛書亦當以他過被督何如佛書猶寧也謂其好佛竊疑其好佛有未甚焉詎得其似未得其解者乎不然禪定

之海深廣無際何托醉鄉以自解脫圓覺淨性
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十方無非清淨者奚窄小
人間而逃余是謂少游好佛之未甚也坐有間
下高嶺時荔子新熟標丹綴綠望之如長虹被
於林樹間夾路披肩手可摘而啖也坐樹下賞
之池塘中蓮華盛發山人誦其家君詩一首余
謂嶺南荔枝時煞是一景而蓮華又出而爭勝
者其助游人竒觀哉因入小菴尋少游絕無故
蹟有僧從都下來號太空疎通高素譚義如懸

河不竭背負一笈數十縛裝飾甚莊嚴啓而視

之則妙法蓮華經也余曰仁者勞苦矣適待兒

午饑至三人坐而共食之已而僧誦經一過余

與山人各誦一過日晡別歸路占一偈示山人

曰池中蓮華觸處妙證經中蓮華不是妙證心

中蓮華觸處妙證山人曰海棠何如蓮華深矣

異日此菴名之曰蓮華菴云余曰君生分別哉

想絲識浪轉變煞那菴為唐棺又胡海棠蓮華

之足異耶與君長誦是

經一日一過可也
記之作宥坐之助

禱鉢山記

茲蓋三遊鉢山焉春之遊余獨往夏遊具原漢記中今重陽諸君子為我廣嗣謀也余長男松產者七歲從余于茲矣是役也范侯斌軒倡曰吳君幸而至此也願再舉子於此異日者徵以為山川之寵焉於是屏塘陸公鳳岡侯公然其說邀吳子來禱既登山具祝辭致牲醴畢乃飲受盡歡座中有追論故事者云此山蓋既廢而興今辱執事不神而何哉吳子曰靡神不舉自古記之矣曰然則有毀淫祠曷歟曰夫祠而淫也安得不毀曰先生亦信神耶曰有其神如之何弗信非其神而禱之惑也以其淫也曰求雨雨應求嗣嗣應何耶吳子曰夫神安能雨安能嗣求雨斯雨矣求嗣斯嗣矣曰一一應乎一一不應乎又何也曰一一應者問諸一一應者一一不應者問諸一一不應者曰人不知故卜之神柰何卜之人也曰然則諸先生所以禱茲山者謂何曰昔有陳母者得一鯉而生之有白衣

者謂何曰昔有陳母者得一鯉而生之有白衣

老人語以大水且至亟避之高山既而水果至
陳母之地化為淵即今龍母池是也以故廟稱
龍母廟焉吳子曰若是則陳母未必神夫有以
告之者矣記傳所載若此類何多耶於此有愚
夫婦能生魚又有所以告之彼亦知水之且至
必能避之也是陳母之神與愚夫婦同效也余
是以問諸人也曰然則先生適莫信歟曰吾何
適莫信也適信之矣寧獨我耶蓋聞之禱於尼
丘而生者矣

尋烏石山記

有山於此不百尺而高不一里而遙坐而眺遠
山四面蒼色自遠而來前有萬頃之滄波晶晶
漾漾若隱若見於樹間對城而廓處野而奧以
吳子之好遊將為家於山水間博采旁問求其
愜我意者不可一得此則最愜我意當眼舉趾
經歲而始能得之斯非可怪耶已未九日迺自
朗寧病橫人之不麥也將教之麥課兒輩麥于
西郊見叢莽中有若高丘乃與諸人徒披莽而

入棘裂我衣石滑我步無可見竒明日空齋中
望寶華峰不戒僕夫乘輿而往渡橫江以風狂
興輒盡循西行望烏石山而返又明日出眺龍
起之池又以荒穢意亦不在循西行望烏石山
忽語僕夫曰曷不剪荒伐莽以舒我視果而荒
翳一除有美皆出寶華屏其前古鉢枕其後龍
母二塘透邈山下東城西山禽鳴魚躍而嚮之
盼望未往者爭獻於林樹間若有以逢迎我者
於是日至又日至焉步既不厭景亦難窮始怪
得之之晚以問之心心既莫知以問之山山又
不答聞古之擅勝必於高山深谷跡所罕到後
出為竒此乃不凌高不探深其竒又若此豈以
後出者予我歟如必待至誠篤好舍我其誰且
又遲遲踰歲若彼其難卒乃以無意得之將造
化者秘而不輕其出歟士君子俛仰宇宙登山
觀水夫固寄意焉耳意苟在卷石勺水自足怡
悅苟不在雖牛山瑯琊增慨生悲噫安知天下
之佳山水不有沉埋草莽中不易自見如此山

者歟為記以幸此山之遭又見遊者不遠目前莫不有佳山水在焉

空洞岩記

空洞岩昔未名以近湓塘村故名亦以村庚申夏五董子以迎其尊人海觀先生久之不至因與吳子放舟悉索諸岩洞而攬結之朔丙寅泊清江衛侯范斌軒暨余妻父幕峰先生躍馬携榼遵江許而來也從東望之一山葱蒨長石完然有竅如大甕側麗江涘乃范侯命道散步往觀有衆嗒然相隨洞門北向劃如堂戶童歌初出鳥雀飛鳴仰盼之天窓高啓晶然射乎洞中者納三光也既坐而飲涼氣漸生忽墜乎盃中有波瀾無痕迹者石乳也其西南隅如閣道中分二岐西蹙東平其平轉東如步廊長三十步許有石奔之如鼓者志所稱鳴石也其柴立乎中者石笋也閣道將窮有如龍舌倒垂接引而上其中暗閣玲瓏鼻口呀而肝肺豁則為岩腹中大竅也徙東二十步漸廣有光得一洞中有

一柱上撐下砥如寶塔中級環柱外地平可容
三四席以其東向也命曰賓陽其蹙亦如閣道
蟠屈踳蹬而上可百步許一洞劃然有牖俯而
視之青壁斗絕眺望遠山鳥蠻古鉢撐列左右
居頃之薰風初動香氣芬勃如羽人登雪竇凌
雲門乘虛空而上遊者從北而望命之曰天門
由上少下別有一小洞偃俛而進視朝天門微
低而斜聞人語如隔壁命之小天門少上另有
一小洞外廠內塞可望不可至其山顛員而坦
徘徊四顧西見州城而江水滌迴如青帶之遶
其美也如此范侯曰夫諸公者足跡所及寧獨
一岩穴哉其盤旋窳窳層樓疊閣曾有過於此
岩者乎先生曰盍詩之於時董子唱各從而和
客心與地相忘詩懷與酒俱壯則又慨前哲之
罕至而嘉名之未昭將據其實曷若不言空洞
僉曰誠然空洞也乃范侯曰何幸而與茲遊幸
既表而出之倘由以聲聞于天下吾橫人與岩
世以拜子之賜吳子喟然嘆曰茲巖之空洞抑

吾人自有空洞不峙而巍不弁而藻不鑿而大通而吾未始遊范君請問其旨余曰遊何容易遊何容易著其端以俟夫後之遊者

鳳凰巖記

下空同五里許為苦竹灘下苦竹灘五里許為鳳凰巖遊空同之明日丁卯與董子往觀陡然峻壁臨江瞰水亦有洞門深窅軒豁舍舟則無他道可循崖涯相接緣磴而上有石柱如佛榻齧足盤踞中央岩勢漸峻漸隘狀益漸竒岩半有丹穴仙房石乳雲窩附麗兩旁若擁壁然上有一門可曰天聰曉日初升其光融融直射洞中洞門西徙躡石可躋高嶺猶以其險戲也及門而止此則鳳凰巖之大略也與董子各賞之以詩第名之鳳凰攷其實擬其形若不相謀隴西有鳴鳳嶺以鳳至名建康有鳳凰山亦以鳳至名余未及隴西若建康則嘗躡躅其上矣彼其說法談空偶以鳳至遂播四方誇來世俾茲巖茲洞亦居中州紛華之地人之遊而愛愛而

傳其附會神異之說又且不知其何如乃伏沉
林菁有美不著豈山之遇不遇亦地為之耶竊
怪造化之設是也何其太巧矣奚若不為鳳凰
其人或又以為一方之氣為巖洞所專是大不
然生材在靈運成材在脩夫巖曷故哉夫鳳凰
之於飛鳥類也脩鳳凰斯鳳凰矣脩飛鳥斯飛
鳥矣恐人不務脩而以巖口實將為巖之累不
淺因不憚而為白之母亦欲其君子益慕義強
學以成其君子其小人益安分勤業以成其小
人將必有至人者出以應山川之靈或游於郊
或棲於穴吾將拭目而覽輝焉

其游天窟岩記

夏五董子與吳子為天窟之遊至洞口雨至題
詩而還菊月吳子送董翁返自烏蠻過謝村人
借燎率群從往遊岩有洞口東向洞中有八景
具沈學士與陸同知詩大都洞中如夾巷長里
許不大竒絕惟盡處容光下照如綺窓有岩乳
滴成玉鼎亦如玉笋又如石盆盛獅子箕踞其

中者水冷甚從者掬而食之或取以濯眼焉既周而出岩居之氓蒸小豚兔子來食且言且笑問之曰以岩之外不如鳳凰之秀拔以岩之內不如空洞之玲瓏吳子曰如玉乳二岩亦有之不氓曰惜乎其冥冥也吳子曰夫吾汝語汝未易吾領不汝語則岩之德隱而不彰以為冥乎其德昭昭以為昭乎其質冥冥吁嗟乎安知冥冥之不昭昭乎今夫人心有窟耳目口臭人之大窟也其質藏於人其氣交於天惟其窟冥冥故其能受昭昭出乎耳窟而天聲入之其納之也冥冥焉是為聰窟出乎目窟而天色接之其納之也冥冥焉是為明窟耳目之靈以交乎天也其中冥冥焉故能受故君子不外闕而外不能入不內捷而內不能出沈視於冥以徹天明沈聽於冥以徹天聰其窟常虛天光乃歸其窟常寂和氣乃出故其治身不竭精神而津津潤焉其治人不竭智力而明明覺焉安知冥冥之不為昭昭乎今夫人之所昭昭者日中而游正

畫而馳目眩於五色而不自辨其黑白雖然強
視其天明昏矣耳奪於五聲而不自辨其清濁
雖然強聽其天聰聾矣處鄉為隙在國為蠹冥
行飾詐竊竊然雖崇高據顯而且殖蓬蒿也安
知昭昭之不為冥冥乎故為善於幽暗之中其
光常徹為不善於顯明之中其中常塞誰令以
彼易此乎故天聰明其體常寂三辰為光不見
人有夜秉燭者乎人之視之以明而彼之視人
則暗故居明常暗置明鏡於幽室其光不發矣
得日影而燁然此之謂以暗受明氓長跪而言
曰小人無知不悟君話將歸而告之茲岩之丈
人須臾有丈人仰天而嘯迎吳子曰吾之辭高
明就寂寞托業於此也有年所矣未有知我者
幸子白之既以明吾德而又以察人理也哉

遊寶華山記

寶華山者橫之南山也望之叢疊鬱然深秀有
似華蓋故名之寶華山橫之官廨民居靡不惟
山之向故又名之曰案山自余之居橫朝斯夕

斯不蘄有賓主之懽山若曰子非賓乎何以輕
千里而來乎余曰若非賓乎何以立則見其參
於前乎或焚香而告或獨坐以對或下簾以讀
即未登涉而山之性情已兩相參者將三年一
日范使君與二陸大夫邀余遊也由南門渡江
江之南居民頗稠密凡商於交趾者此其孔道
稍南一樹枝葉皆綠為桄榔樹進而抵山麓踰
嶺逶迤里許有小庄陸公將以營菟裘焉烹茶
少憇又進而山之半坦然平陂可二十畝皆級
基址具如壇壝然原有天應寺不知何年所倡
今無之踳躅其上北潁州城橫江如帶圍其下
山木蓊鬱大有合抱者中多虎亦有異獸以故
遊者憚焉使君預率人徒為獵具將發蹤余曰
於時為春傷茂育心且獵大夫君事也余輩遊
人方與鹿豕遊何事自伐其類哉遂已山人採
蕨苗而嚼之味淡而厲不可食橫人故不知採
蕨法余命家僮教之蕨之實在根秋秒乃成山
之澗有菖蒲藥經以菖蒲長九節者能延年而

此山不啻十七八節者其歷年多故歟余謂山人
人蕪以充饑菑以延年終身臥此峰可乎山人
曰余將持疏募財興造是寺君可倡之余曰倡
無難第吾意將盡天下現在寺觀而捶碎之奚
復興是為山人瞪目曰有大罪業余曰孽非余
作也雲門罵佛藥山毀經是禪門宗風耳且佛
空大地山河又何在於寺之有無山人曰佛空
諸所有以明體也立寺以存教也子由禪入悟
毋乃退轉耶余笑曰吾今方精進耳若以禪乘
何如吾儒深乎試言之夫盡諸空義不出於洗
心二字之義大都禪詳於寂而生心一句發其
要於有吾儒詳於有而絕四章發其要於無吾
今即禪之所空明吾儒之寂體即以儒教之顯
有者立禪乘之生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又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彼一切空者將非淺之乎禪哉山人色少變徐
徐又笑曰向與君遊今遊乃寶山焉余曰癡矣
昔人將之泰山者道過泰山石而下拜以為真

泰山也其此謂夫日將西下山從舊路歸作是
記

快活園記

吳客董客飲酒於快活之園有陸山人焉既飲
而適主人歌山人和風來竹戛然有聲啼禽間
出異客曰快活哉董客曰快活不在園而在主
人顧吾人各各有園山人曰孰為園孰為主人
孰為客吾快活焉矣吳客曰若之快活者異於
是凡人皆賢其所欲說快其所以快君子不以
自快為快而憂不得其所以快活快活而以園
景焉矣快活而以閒居適焉矣君子不以快活
焉君子所快活無適之適無景之景不在天下
之樂而在終身之憂凡人之情喜順憎逆適喜
適樂則快活殺臠席前滌爵而飲豈不愉樂哉
神憧於內志紛於外辟之寢闔曝纊不須臾寧
雖筐林蓆帳舐如也奔如也彼非真快活也從
其快活於喜樂也適喜則快活怒來則快活去
矣適樂則快活哀來則快活去矣斯不可謂之

快活夫情不能單喜而無怒不能單樂而無哀
子思致其所謂中和者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乃
本於喜怒哀樂之間豈其怒時亦如喜時乃名
為和耶從令哀時亦如樂時可名為和不耶故
觀中和於怒與哀之時而后吾之所謂快活者
始得展轉反側哭死而哀聖人之快活也何者
情也有性存焉君子不以情害性謂之仁義為
生而哀鼓盆而歌失其仁義者也則不可語和
故君子非仁義無以快活失仁義則失其所以
快活小人非嗜慾無以快活失嗜慾則失其所
以快活君子不離嗜慾仁義者君子之嗜慾也
君子憂其仁義之不積不憂其不快活憂則如
何戒懼而已造次戒懼造次快活顛沛戒懼顛
沛快活富貴戒懼富貴快活貧賤患難夷狄戒
懼貧賤患難夷狄快活君子無時而不戒懼亦
無時而不快活綸而不息草木蕃育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山人曰吁嗟乎今乃所聞快活
於吳客者如此乃主人起而酌酒飲客曰吾之

有此園故矣非客無與遊吾園園由客言益用
脩章寔以拜客之賜乃歌伐木之一章二客起
謝揖而別歸

混混亭記

吳子三過青秀之山飲水於山之泉歌曰混混
何處來砢砢遶山脚蓋美之也亦嘆之也蓋嘆
泉之清冷未有愛而食之者於此有愛而食之
者曰幼海董子為亭其上乘以石盆而歌之歌
曰山泉清矣爰洗我襟既而取孟子原泉混混
之意而命之混混亭邀吳子飲酒其上有何生
希文李生潤侍吳子曰若知夫混混之為至妙
者乎二生曰吾聞之矣有本者如是吳子曰董
子之門人知本哉雖然將混混為本耶將有為
混混者本耶二生不能應董子代之應曰視江
海則若混混為之本視混混則有以為之本吳
子曰然則本無定在矣然則掘地皆混混乎董
子曰掘地皆混混有不混混者非其水脉也刺
膚見血矣有不血者非其血脉也二生以問吳

子吳子與之酌水。僉皆闕面於水之上。面方而方面員。而員面長而長面短。而短。吳子曰。夫水也。有中之道焉。吾與子未窺面於水之上也。冷然空而已。未有方員長短之形也。以為水拒而水未嘗拒也。及而窺面其上。也。而方員長短之情見焉。以為水迎而水未嘗迎也。既窺而退而。又冷然空焉。以為水留而水未嘗留也。一動一靜不離其水。而水何有哉。是則立本而已矣。董子曰。善哉。是吾名亭之意。述為混混亭記。以諗

遊泉者

自得齋記

吳子買宅於橫居之東。偏有小廳三間。全書素位。章以自規。三溪歐陽公過而漫謂之曰。窮通得失處之一哉。其自得哉。吳子曰。惡乎然。雖然。貧賤患難夷狄自得。易富貴自得。難何者。彼以天下此以一人也。歐陽公曰。若以位乎。吾遽廬之也。吾謂自得者。得吾真。吾即如先生。能無悔乎。吳子曰。安得不悔。曰。曷悔。曰。悔思補。曰。悔已

乎曰安得悔既自為之矣歐陽公曰悔斯自得
矣吳子曰即先生安得無憂能憂斯自得矣君
子素其位而行行有道也道在已者也位窮位
通惟正吾之已安往而不自得哉正已之時義
大矣哉惟正已是故能自得故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正已之謂也得曰自得道曰自道誠曰
自誠何莫而不由已哉不憂不悔斯不以正已
奚而自得歐陽公曰豈其易哉昔契之司教使
自得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
夫所謂自得之者也求之在我得之在我者也
必深造以道斯之謂正已於是吳子又全書深
造一章而跋之曰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而學乎
素富貴學乎富貴素貧賤學乎貧賤素夷狄學
乎夷狄素患難學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深造
斯無入而不自得矣作自得齋記

得山亭記

余既尋烏石之山於城西日與二三子涉而趣

成不知其為誰氏山也主人甘氏鎰書券踵余
門曰山其靈哉將徼惠焉余心許之而無其便
越庚申春適巡按陳公餽以十金即以予甘而
納其券已而代陳公者臨川高公餽如陳公即
以托之結草屋三間其上以蔽風雨足居坐甚
適者逾年辛酉秋為大風所捲其狀見杜陵長
歌也其冬左右方伯陳公畢公皆有餽并他餽
可二十金付之王指揮嘉言儲材又積之以瓦
易茅又積之以召工制比舊較拓費凡六十金
悉親友所遺也壬戌秋落成焉為名之曰得山
亭二三子曰茲山得先生以著先生何山之得
也曰山何得於我乎我與山兩亡之矣第余旅
羈人也方其思南陔望北斗也不繆然以悲乎
孰與我灑然以陶乎日其融乎風其恬乎層霞
與山光盪吾胸乎皓月與江練澄汰乎朝乎夕
乎不知歲之暮乎將終身乎時而烹茶時而携
樽壘而笑傲醉臥二三子之周旋於斯乎群居
乎獨處乎先乎後乎日至不為數或月至不為

疎隨其所之於山取足方吳之未得茲山也風景不殊判然於我不相屬也自吾之得茲山也將盤桓而日飲食焉昔人振衣千仞岡今以一卷石配之矣何莫非山之得也二三子曰先生且休先生汗漫遊耳茲山惡乎能跼蹐先生哉余曰吁嗟余竟何能忘茲山哉殆恐日暮倒行以為茲山辱為記之以識余之蒙益如此

寄水亭記

壬戌之八月僉憲徐公按部至橫事閒召吳子出遊龍母之池池在橫城之西北隅相連有四而上池尤勝長可五里許廣半之池中一渚狀如小洲俗呼之鳳渚循池之旁竹木之蔭咸可布席吳子之居橫也每與二陸大夫侯大尹范指使游焉已而憲公至也指使納舟於池布幔於渚既又為方亭其上亭乃吳子意因佐以十金亭成吳子奉家大人落之未幾徐公復來則亭盎然四面臨水塏爽可居周旋餘地輔以甃石為橫添一竒景徐君以吳子之義凡三日留

而樂焉桃達流連或舍舟而徒或徒而復舟飛
羽觴激匏竹婆娑笑舞盡池之觀與日之晷若
將失其尊貴之態從吾白雲青水眷戀不忍去
者追想郎官湖特聞於江漢又為橫添一勝事
徐公喟然曰斯非小蓬萊乎余曰而何比於蓬
萊余寄人也匏繫靡所之息斯游斯如斥鷃之
蓬蒿君將扶搏直上九萬里為天池遊而奚取
於斯而從我徐公曰夫以子為寄乎人生如一
芥舟之漂巨海誰夷誰險是故天地一大舟人
一大寄今夫人在舟中而舟不能遇違人也人
一寄也舟在水中而水不能遇違舟也舟一寄
也水在地中而地不能遇違水也而水亦一寄
也何乃營營役役矯性情計千億以徇於世之
耳目以至大羞之嗟而不知已之適乎吾所為
爾者非以子故吾以適吾興以遊於天壤間吾
亦不知其為吾吳子曰善哉徐公觀其大矣夫
有寄也者有寄寄者也有未始有夫寄寄也者
今以為有寄矣又安知吾之未始有夫寄寄者

乎寄者常靡定寄寄者常獨存吾又何知池為
盃海為溟乎流行乎坎止乎一瞬息之不為道
遙乎於是徐公起步簷外呼酒引滿而賞之乃
命其亭曰寄水亭

